

天山遇暴风雪

从伊犁出发时还是阳光普照,我们花枝招展地着夏装,兴冲冲赶往下一个目标——那拉提草原。谁不想在野花盛开的草原上撒欢打滚呢?没承想,早穿皮袄午穿纱,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新疆天气谚语显灵了。老天变脸比变魔术还快,只见乌云压顶,阴风惨惨,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。遥望那拉提,只好作罢,一致决定继续前行,翻过中天山,去久仰的巴音布鲁克。

沿山沟颠簸几十里,一路荒无人烟。突然发现,雨雾怎么一下子又成了雪花。司机预告今天可能有麻烦,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撞。

横亘新疆全境的天山是北疆与南疆、准噶尔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的天然分界,它将炎热与寒冷、干旱与湿润、荒凉与秀美、壮观与精致奇妙地汇集一起,展现出独特的自然美。今天,老天要我们领略的是它冷酷、凌厉、险峻的一面。

沿天山公路盘旋而上,刚开始还能欣赏到大气磅礴的天山牧场,随着雪越下越大,气温骤降到零下几十度,眼看快到山丫口了,几十辆车的长龙突然停下了。原来走在最前面的卡车陷进了一个坑里,怎么也爬不出来。丫口的山风呜呜怪叫着,车子像波涛中的小船上下抖动,似乎要被吹下山去。我们又冷又饿,饥寒交迫,把棉衣被子全裹上,还是瑟瑟发抖。

再险峻的山峰也有勇敢的山鹰飞过。这时,后面车上下下来一位蒙古族汉子,他艰难地踏雪前行到事故处,果断地脱下蒙古袍垫在前车轮下,招呼卡车司机点火发动,招呼其他司机一齐动手,硬生生把卡车从坑里拽了出来。大家感动地为他送烟送水送干粮,一个姑娘还送了一根红围巾。他干脆站在坑旁,挥动着红头巾指挥车辆绕坑通过。

过了山丫口,我们的车沿着公路往山下的巴音布鲁克驶去。天山上的风吹雪也是平生第一次遇见。大片大片的雪花被山风裹挟着群魔乱舞,又像无数的飞蛾在车头前扑腾跳跃,能见度不足一米,司机全凭经验和运气摸索着爬行,没人敢说话,屏住呼吸提着一颗心,不知是后半夜几点,我们终于下到了谷底盆地。

往后的行程中,我的眼前多次浮现天山的暴风雪之夜,多次浮现蒙古汉子的彪悍身影,还有那飘飘飞舞在茫茫大雪中的火红头巾……

九曲十八弯

千难万险地从天山下下来,一路坎坎坷坷簸到夜半,只为那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。

草原的夜万籁俱寂,已经累成狗的我们随便找了家旅店住下。第二天才发现,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草原小镇,居然也有四川人开的旅馆饭店。天南地北,犄角旮旯,何处没有我川人勤劳勇敢的身影!

清晨,我哼唱着“山路十八弯”推开窗户——呀!白茫茫大地真干净!一夜风吹雪让草原变脸成雪原,哪里去找绿草茵茵鲜花灿烂的九曲十八弯?我们不甘心!店家说,雪地里的九曲十八弯也好看,但必须步行上山。步行就步行!我们请了当地牧民作向导,扛起铁锹就出发!

一路铲雪一路爬山,牧民大哥告诉我们,巴音布鲁克在蒙语里是“永不枯竭的甘泉”,草原上分布着一千多眼泉。周围这山叫额尔宾山,终年积雪,雪水融化成涓涓细流,与泉水汇成开都河,孕育着一代一代的草原人,滋养着数以百万计的牛羊。

原来我们来得不是时候,草原最美时节是夏季,草肥水美,野花盛开,九曲十八弯犹如婀娜多姿的美少女,这里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才是草原的盛大节日。

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踏雪上山,居高临下欣赏久仰的巴音布鲁克,发现蓝色的开都河大气磅礴地挥动如椽大笔,在洁白的



大地上画着圈,舞着圆,优雅地蜿蜒向前,好一个九曲十八弯!

白雪簇拥的九曲十八弯,犹如披着婚纱翩翩起舞的白雪公主,容貌是那样端庄圣洁,身姿是那样活泼柔美,衣裙是那样华丽轻盈,波光粼粼的水面就是公主顾盼生辉的眸子,只看一眼就醉了。一行人兴奋之情无以言表,索性扯开嗓子放歌雪原:十八弯,九连环,十八弯哟九连环,弯弯环环,环环弯弯,都连着草原人的情和盼……

神的自留地

有人说过,任何高超的摄影师也难拍出喀纳斯的绝美,只有你身临其境,才会明白这句话的实诚。

喀纳斯位于阿尔泰山中段,与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、蒙古接壤,它是中国最北的河流,也是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之一。无论春夏秋冬,都是游人如织。我们当年有幸见到它原始古朴的面容,而今商业化气息愈来愈浓了。

人们把顶级的赞美词献给了喀纳斯,而我以为,最确切的应当是“神的自留地”。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快活似神仙。无论你走到哪个角落,都觉得它透着一股仙气。似乎冷不丁有一尊神仙或是一个妖精,突然从山谷、从水面、从树梢腾空而起,扑面而来,让你五体投地,诚惶诚恐。难怪那些年传说湖中有湖怪。总之,此地绝非凡夫俗子栖息之地。

让我们惊奇的是,喀纳斯湖畔不远处,恰恰有三个独特的村庄,居住着一群独特的人——图瓦人。目前全国仅有一千多人。今天,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,去探访一个图瓦人的村庄——禾木村。

禾木村座落在重山阻隔的河谷里,静静地躺在白桦林中。与世隔绝,与世无争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永恒不变的风景是小桥流水,炊烟袅袅,林涛阵阵,牛欢马叫。村中所有的房屋都是尖顶木屋,房顶是人字形木板,墙体是原木堆砌,牲口围栏皆白桦树木。那时的图瓦人没有旅游致富的观念,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会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稀罕地,所以接待游客也是四面漏风的小木屋,那一宿把我们冻得够呛。图瓦人的家我们不敢贸然进去,据说家家都挂有成吉思汗的画像。他们的生活习性接近游牧民族,所以国家把图瓦人划入蒙古族。

清晨我们爬上后山观日出,发现晨晖笼罩下的禾木村简直就是一幅恬静优美的油画。那飘飘渺渺的晨雾,没准就是喀纳斯湖飘来的仙气呢。

喀纳斯啊,你就是神仙遗落在凡间的净土,也是自私而聪慧的神把最好的栖息地留给了自己。

火州吐鲁番

葡萄熟了的季节,去吐鲁番看风景,当然首选葡萄沟。

一路哼着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,一步三扭着进了沟。在葡萄架搭建的绿色甬道里,身着盛装的维吾尔族姑娘小伙为游客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。载歌载舞毕,各路神仙纷纷登场,有请农家乐吃饭的,有请吃瓜喝茶的,有请住店歇脚的,有请唱歌跳舞的。一个小姑娘拉我去歌舞厅,凭我那点初级水平的歌舞技能,岂敢在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面前班门弄斧!只好比划着大拇指,连说自己六旬大妈了,还是多吃两颗葡萄吧。

中学地理课就知道,新疆吐鲁番一年有半年赤日炎炎,温度最高可达80摄氏度,

沙窝里能煮熟鸡蛋。是北纬42度线以上世界唯一的热火炉。人称火州。

今天我们既品尝了它甜美的葡萄,也体验了它的酷热难当。

去吐鲁番若只为吃葡萄,那岂不是变成了寓言里的那只狐狸?寻访吴承恩《西游记》里浓墨重彩描绘的火焰山,那是必须的。

古丝绸之路上的火焰山横卧吐鲁番盆地中部,全长百多公里。走近看它:赤崖秃岭,寸草不生,鸟飞绝,人踪灭。红日当空时,赤褐色的山体灼灼闪光,热气翻滚如烈焰。它的蛮荒与葡萄沟的青葱成鲜明对比。望着孙悟空一手金箍棒,一手搭凉棚的泼皮猴塑像,遥想当年师徒四人你挑着担,我牵着马,如何能翻越这滚烫的火焰山?

多民族聚居的吐鲁番历史悠久,文化氛围,宗教气息,民族风情浓郁而独特。清真寺、古村落、古民居比比皆是。最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是两千年前车师人建造的交河古城,虽然而今只剩残垣断壁。而最能体现边疆人民智慧的是星罗棋布的坎儿井。人们在无水的荒漠向地球开战,引来生命之水,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。

穿越戈壁

围着准噶尔盆地转了一大圈,发现新疆真是个神奇的地方,它几乎囊括了关内关外天南地北的经典风光,所有的景点都似曾相识又别具一格。由于其地广人稀,幅员辽阔,景点之间相距遥远,我们的越野车很多时间都奔驰在荒漠戈壁。那可真是“野蛮其筋骨,愉悦其精神”,辛苦与快乐并存啊!

第一次与戈壁相遇是从天池到喀纳斯,沿途是满目荒凉的戈壁滩,没有车辆,没有人烟,没有活物,间或有几棵沙蒿骆驼刺,在朔风中颤抖摇晃。夕阳西斜时,多想看到王维的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想想那个景象是多么瑰丽,多么温暖:碧天黄沙之间,升起一柱白烟;暗红的夕阳在河面呈现最后的美丽。可是我所见所闻的既没有烟,也没有河,除了戈壁还是戈壁!

下车休息时,我爬上一个土丘,面对眼前这千年万年的亘古荒原,面对这望不到尽头的砂砾、土崖、顽石,我倒吸一口凉气,一种透彻肺腑的凄凉让我而不寒而栗,那一刻我鼻子发酸,差点跪倒在地,真想问问苍天,为何把如此不毛之地赐予我的同胞?车行至后半夜,才找到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名叫喀木斯特的镇。

新疆的戈壁有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,北风西北风常年劲吹,温度高达摄氏45度,低时为零下40度。别看它地面野蛮狰狞,地下可有无尽的宝藏。克拉玛依的荒原戈壁,星罗棋布的采油挖掘机欢快地唱着石油之歌。风力发电厂的大片大片白色的风车横竖成行,为雄奇壮阔的大漠点缀优雅的音符。而那些奇形怪状的风棱石和荒丘,何尝又不可以是旅游资源?在一个叫乌尔禾的地方,人们为它取名魔鬼城,游客纷至沓来。

朋友,到了新疆就要作好穿越戈壁的准备,在穿越中去感受天地的宏大,在穿越中去寻找征服的勇气和快乐!

在穿越戈壁的漫漫长途,我为北疆之行归纳了感受:不到新疆,你不知道天有多高,地有多广;不到新疆,你不知道造物主有多神奇,大地上的风景有多不可思议。新疆让你惊叹声声,新疆让你流连忘返,新疆让你一遍一遍想起王洛宾,想起他那多情而苍凉的歌声:我愿抛弃了财产,跟她去放羊……